

牡丹話里為游北

傅抱石等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北游集

卷之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美术理論丛书

壮游万里话丹青

傅抱石等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壮游万里话丹青

傅抱石等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许可证出〇〇一—号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三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耗1/32 印张 1 11/16 插 2 字数 36,000

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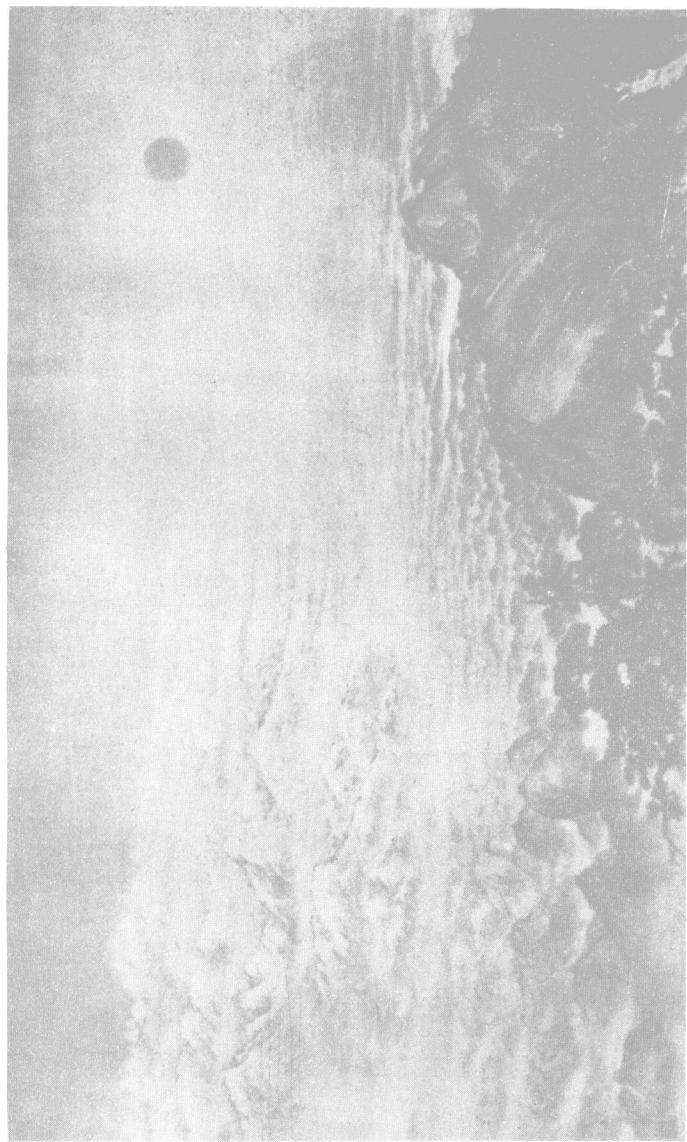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二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,600

出版者的話

我省美術創作在黨的“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”方針指導之下，近幾年來取得了較大成績。國畫、油畫、版畫等各個畫種都涌現了許多優秀作品。尤其國畫在繼承發揚傳統和反映現實方面出現了繁榮景象。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，推動今後創作，我們選編了畫家們所寫的有關文章，打算按畫種分冊陸續刊印。

這本冊子搜集了傅抱石等同志的文章數篇。其內容是作者根據自己深入生活從事創作的感受與經驗，論述如何繼承發揚傳統問題和對一些繪畫理論問題的探討。這些文章多出自作者真切的體會，值得學習與借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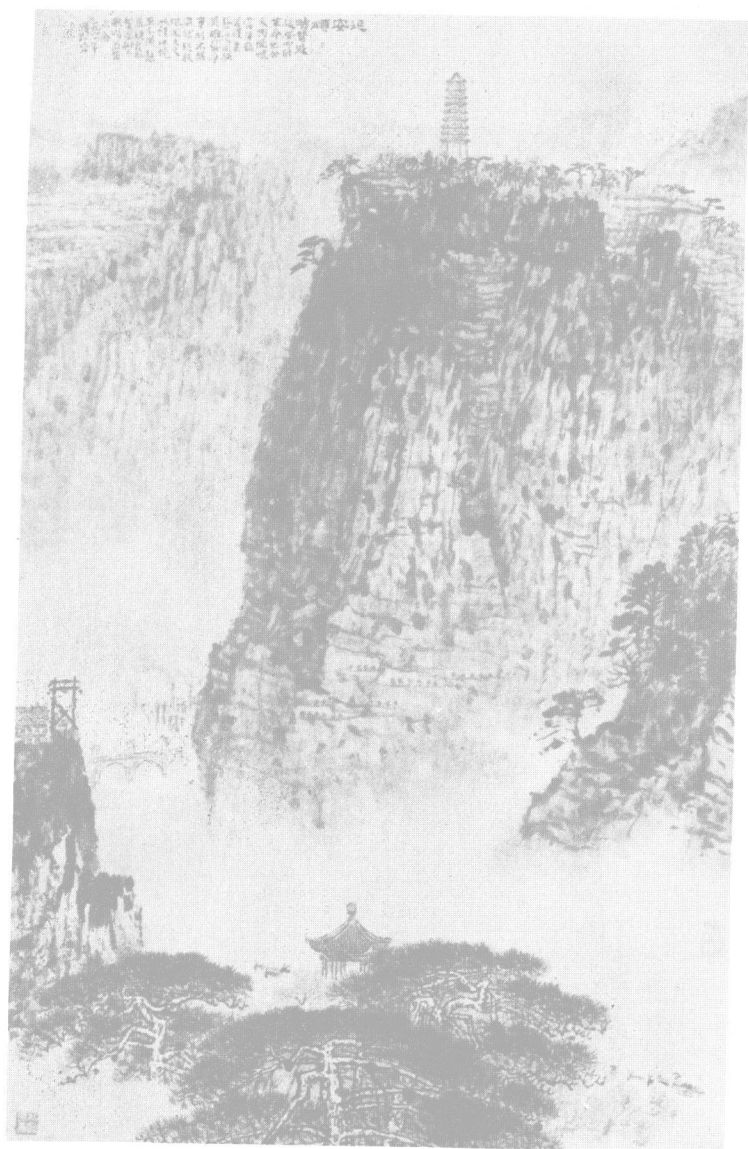
江山如此多娇

傅抱石 关山月 合作

鏡泊飛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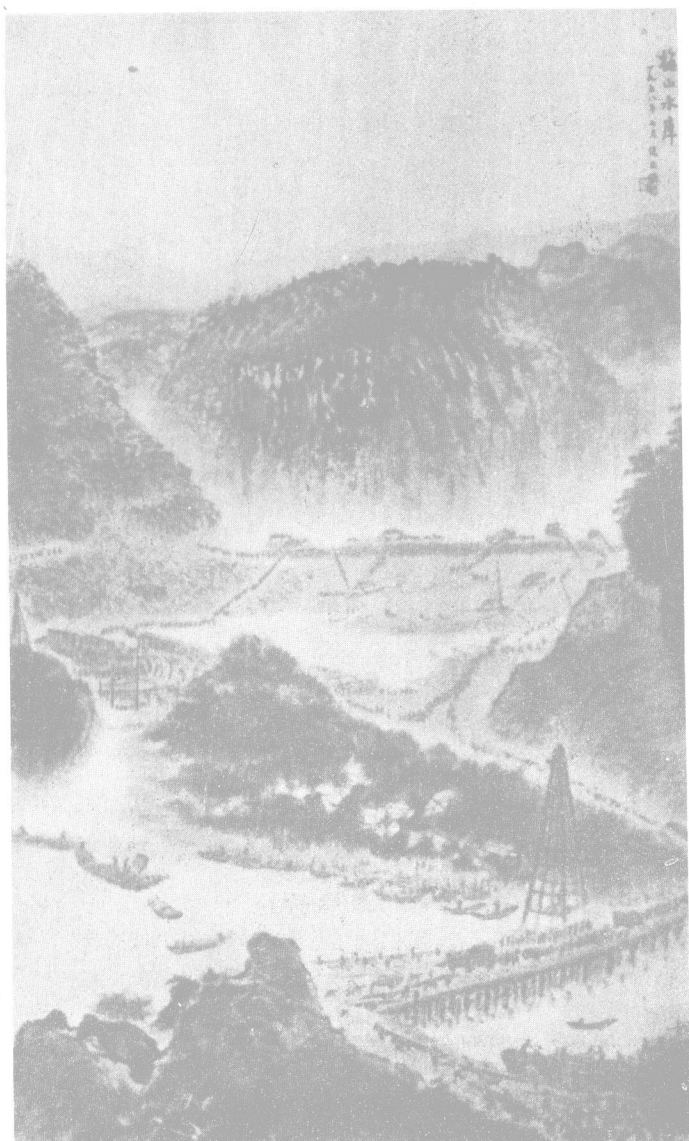
傅抱石作





延安颂

钱松喦 作



梅山水庫

張文俊 作

目 录

思想变了，笔墨就不能不变.....	傅抱石 (1)
东北写生杂忆.....	傅抱石 (8)
北京作画记.....	傅抱石 (19)
壮游万里话丹青.....	钱松喦 (23)
学习中国画创作的体会.....	张文俊 (29)
山水画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.....	罗叔子 (37)

思想变了，笔墨就不能不变

——答友人的一封信

傅抱石

××同志：

您給我的信，收到多时了。因为正在写一篇別的东西，放不下手，迟迟奉答，甚是抱歉。

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們到外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，在国画創作——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……，现在，就个人肤浅的体会，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，随便谈谈。

去年9月，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心的“江苏国画工作团”出省参观、訪問，目的是：开眼界，扩胸襟，长见识，虚心向兄弟省市学习，从而改造思想，提高业务。一行十三人（六十岁以上的三人：苏州余彤甫，无錫钱松喙，鎮江丁士青；五十岁以上的两人：我和苏州张晋。这是我們此行中的“五老”。此外都是青壮年）扶老携幼，队伍不算大也不算小。我們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狹窄，尤其我們几老，多数长期范围在“暮春三月，草长鶯飞”的江南，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。

我們是先到郑州的。先后訪問了洛阳、三門峽、西安、延安、华山、成都、乐山、峨嵋山、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、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。前后三个月，包括来往路程大約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；参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建設；訪問了不少全国知名的人民公

社；瞻仰了革命圣地——延安，韶山毛主席故居，炭子冲刘主席故居，重庆的紅岩村、曾家岩，长沙的清水塘，以及武汉、广州等地的革命遺址；游覽了龍門石窟、華山和峨嵋山。此外就是和各地的兄弟協會、藝術院校舉行觀摩與座談。在這些活動的同時或空餘時間，有條件則勾勾畫稿，大家掌握，沒有規定。

建國十一周年的國慶節，我們是在革命圣地延安過的。大家都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莫大的幸福。同時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儘管只有四天，卻受到了一次極為深刻的革命教育。鳳凰山、寒園、楊家嶺、王家坪……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住院，黨中央辦公的地方，我們都一一瞻仰過……。看到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那種異常簡樸、異常艱苦的生活，飲水思源，大家莫不肅然起敬。延安您是熟悉的，我想告訴您一個小插曲：國慶節那天下午，金色的太陽，照得延安分外美麗。我和錢老不約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橋，只見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；延河兩岸的楊樹，雖然已是深秋天氣，還是那麼綠沉沉的。向西望去，峯巒起伏，雄渾極了，動人極了。錢老欣然說：“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畫出來，人家一定要說我畫的是江南了。”一點不錯，陝北江南，差不多了。您相信么？這一切一切……包括後來瞻仰過的許多革命遺址，我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。

同時，我們也深深地体会到總路線的深入人心，清楚地、興奮地看到了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。隨着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，不但誕生了不少新的美麗的城市（象三門峽市），舊城市的變化也是十分驚人的。這次所走的地方，別的不談，四川是我曾經認為是第二故鄉的。尤其重慶，抗日戰爭時期，整整八年半，難道還不夠“老資格”？一路上，我總喜歡向同志們談四川這，四川那，表示自己“硬是得行”的樣子。誰知一到成都，連“祠堂街”

也找不到了。这还可以原谅，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时期。“重庆看我的吧。”那晓得重庆的变化更大、更彻底，自己出門都要請人帶路，別的就必談了。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們看到的自然很有限，也很表面，然而對我們特別是几位年事較长、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，一方面是欢喜贊叹，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。

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、幸福的远景，深深地教育着我們，鼓励着我們。它絕不是苏东坡说的“烟耶云耶远莫知”那样，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、亲耳所聞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。九分钟出一部拖拉机；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車皮；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，自愿節約一些，外調了一千多万斤粮食；峨嵋山上到处是矿石工地，綠蔭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；还有，过去又脏又鬧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門碼頭；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，展览、演奏，諸般杂耍，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……。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代，就是我們画山水的，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“古道、夕阳、昏鴉”么？

为什么？现实的教育，思想的变化。

思想变了，笔墨就不能不变。就我們此行来看，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。到了重庆，据个人浅薄的看法，变化的苗头渐渐露出来了。我对大家是比較熟悉的，同行的各位的笔墨，不加任何款识，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。可是在重庆的观摩会上，却有好几幅使我躊躇了。我不好意思直接請教諸老，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志过来，問：“这是誰的？”“这是丁老的。”原来古人早就说过“士别三日，便当刮目相看”，我兴奋极了。我們的这种“变”，是气象万千，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发和教育。从业务的提高来看，則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，距离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太远。

我們一路，不管是火車上、輪船上、旅館里還是古廟里……只要大家湊在一起，就讀讀報紙，談談政治理論，或者聊聊一些有關業務上的問題。沒有固定的會議形式，也不作任何的結論，大家隨便談。但談得最多的自然是有關業務——如何把國畫創作提高一步，如何突破自己的水平等等問題。

當我們從華山腳下玉泉院上山向鑒羅坪進發的時候，不久就峯回路轉，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聳雲端的西峯，真是壁立千仞，奇峭無倫。忽然後面有人高声叫着：“哈哈！這才解決問題呵！”那種興奮的情緒，的確用文字很難形容。今天想來，“解決問題”固然有待於今後不斷的努力，而對於長期生活在平疇千里的江南水鄉的山水畫家，對於長期沉潛在卷軸几案之間的山水畫家，一旦踏上了“天下險”的華山，您能禁得住不驚喜欲狂嗎？於是大家的談鋒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畫華山得名的王安道（即王履，他名作《華山圖》現存）身上。您一句，我一句，不經意處倒牽涉到不少如何體會古人和怎樣表現時代氣息的問題，或者也可以說是如何繼承與發展優秀的繪畫傳統問題。多數認為王安道的《華山圖》是有生活根據的，一定程度上傳達了華山的氣概、面貌，是祖國一位杰出畫家。也有的從“皴法”來研究問題，認為華山最突出的是“荷葉皴”，過去在《芥子園畫傳》看到的固然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，就是王安道的《華山圖》也意多於法，並不怎樣典型。記得錢老從北峯一下來，劈頭就說過：“我今天找到真正的‘荷葉皴’了。”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。我們從《華山圖序》里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無動於衷地僅僅把華山抄錄了下來，而是畫了之後很不滿意。怎麼辦呢？于是就把它（華山）“存乎靜室，存乎行路，存乎床枕，存乎飲食，存乎外物，存乎听音，存乎應接之隙，存乎文章之中……”（《華山圖序》），放到整個精神生活

里面去，反复洗练，不断揣摩。等到“胸有成竹”执笔再画的当儿，自然而然地就“但知法在华山，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！……”（同上），完成了有名的《华山图》。我们后来在游峨嵋的时候，也是这样“三步一停、五步一擱”，边走边谈，边谈边画。尽管减头去尾，不成系统，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受出发；也是从迫切要求解决问题的心愿出发。我相信，要不是跑这一趟，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。

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：只有深入生活，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，从而正确地继承传统；也只有深入生活，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。笔墨技法，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，同时它又是时代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、感情的反映。我觉得，这一点在今天看来那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，却清楚地、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——对自己多年拿手的（习惯、掌握了的）“看家本钱”开始考虑问题。这是极为可贵，极为难得的。所谓考虑问题，绝非说“看家本钱”全要不得，笔墨全沒用了。决不如此。而是由于时代变了，生活、感情也跟着变了，通过新的生活感受，不能不要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基础之上，大胆地赋予新的生命，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，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不能不要求“变”。

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，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，值得一提。去年9月21日，我们到了“三门峡”，就在三、四天之前，黄河的水经过蓄洪变“清”了。古人说“圣人出，黄河清”，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，今天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。为害几千年的汹涌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，变得一平如镜，清澈碧绿，将永远为人

民造福了。我們誰不想把“黃河清”畫下來呢？哪知道就是這個“清”字把我們難倒了。大家很清楚，找古人的筆墨是不会有辦法的。一不小心，還容易畫成“長江”或是“太湖”呢！這是一次。後來，由西安乘汽車到延安去，第二天由銅川開車，將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後，陝北高原那種雄偉而又朴厚的气象，激動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弦。除了陪我們去的石魯、蔡亮幾位畫家之外，我們全是第一次的瞻禮者。我們既興奮、又緊張，恨不得分秒必爭地把陝北高原的革命聖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畫出來。事實上，大家也畫了不少。可是，今天應該怎樣畫黃土高原，又怎樣畫“陝北江南”的延安？和“黃河清”一樣，我們至今沒有較好的解決，還是今後要深入生活，付出足夠的勞動才能逐漸解決的課題。這又是一次。

我們一路上還接觸到這麼一些問題。對於生活和藝術的關係的理解，毛主席的指示是多麼正確！以前也多次學習過，可是今天才從心坎里領悟到它是真理。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識到光靠筆墨，光靠傳統，不解決問題。認為必須思想領先，政治掛帥。記得余老在一次討論會說過一段比較沉重的話。他說：“我過去有三種病：第一是‘思想顧慮’的病，解放以來，黨號召國畫要反映現實生活，我也下廠下鄉，畫了一些，以為差不多了。實際，自己思想上並沒有徹底解放，過於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東西就不太敢於嘗試，萬一失敗，豈不見笑於人。第二是‘筆墨束縛’的病，我搞了四、五十年的國畫，習慣了的一套筆墨技法，象多年相知相親的老朋友一樣，提起筆就來了。因此，儘管主題、內容有所不同，而畫面的精神、氣息，因為受筆墨的約束，卻變化不大。第三是‘貪多、討好’的病，見什麼就畫什麼，什麼都向畫上堆，惟恐別人說畫的不‘豐富’不‘全面’，再加上有意無意的在形

式、笔墨上做文章，結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。”话犹未了，真是滿座为之一震。我們几老都觉得自己“三病”俱全。既是通病，于是赶快研究“经验良方”。通过反复讨论，結果一致肯定：只有加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，特别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，加紧思想改造，深入生活，加强鍛炼，才是最有效的治疗。找到了“特效药”，滿座又信心高涨，为之一喜了。

因为我們“五老”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，过去教教书，画画画，为的是糊口，用不着“走万里路”，甚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。开国十年来，在党的領导和教育之下，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，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事业和国画家們无微不至的重視和培养。曾经是织綢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一再感动地说过：“我今年整整六十岁，不是解放，我再活六十年，也絕對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得到重視，跑这么多的地方……我真感謝党，感謝毛主席。”一点不錯，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志們的共同心意。

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，总之今后的問題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問題。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意見，多多帮助我們。

1961年2月6日南京